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五　通

沙門慧立本　釋彥悰箋

起尼乹占歸國終至帝城之西漕

鳩摩羅使未至聞有一露形尼乹子
名伐闍羅忽入法師房来法師舊聞
尼乹善於占卜即請坐問所疑曰玄
奘支那國僧来此學問歲月已久今
欲歸還不知達不又去住二宜何冣
為吉及壽命長短願仁者占看尼乹
乃索一白石畫地而筮報法師曰師住
時冣好五印度及道俗无不敬重去
時得達於敬重亦好但不如於住師
之壽命自今已去更可十年若憑餘
福轉續非所知也法師又問意欲思
歸經像既多不知若為勝致尼乹曰
勿憂戒日王鳩摩羅王自遣人送師
必達无苦法師報曰彼二王者從来
未面如何得降此恩尼乹曰鳩摩羅
王已發使来請二三日當到既見鳩
摩羅亦便見戒日如是言訖而去法
師即作還意莊嚴經像諸德聞之咸
来勸住曰印度者佛生之處大聖雖

遷遺蹤具在巡遊礼讚足豫平生何
為至斯而更捨也又支那國者蔑戾
車地輕人賤法諸佛所以不生志狹
垢深聖賢由茲弗徃氣寒土嶮亦焉
足念哉法師報曰法王立教義尚流
通豈有自得霑心而遺未悟且彼國
衣冠濟濟法度可遵君聖臣忠父慈
子孝貴仁貴義尚齒尚賢加以識洞
幽微智与神契體天作則七耀无以
隱其文設器分時六律不能韜其管
故能驅役飛走感致鬼神消息陰陽
利安万物自遺法東被咸重大乘
定水澄明戒香芬馥發心造行願与
十地齊功斂掌薰修以至三身為極
向蒙大聖降靈親麾法化耳承妙說
目擊金容並轡長途未可知也豈得
稱佛不徃遂可輕哉彼曰經言諸天
隨其福德共食有異今与法師同居
贍部而佛生於此不徃於彼以是將
為邊地惡也地既无福所以不勸仁
歸法師報曰无垢稱言夫日何故行
贍部洲荅曰為之除冥今所思歸意
遵此耳諸德既見不從乃相呼徃戒

奉

賢法師所具陳其意戒賢謂法師曰仁
意定何如報曰此國是佛生處非不
愛樂但玄奘来意者為求大法廣利群
生自到已来蒙師為說瑜伽師地論
決諸疑網礼見聖迹及聞諸部甚深
之旨私心慰慶誠不虛行願以所聞
歸還翻譯使有緣之徒同得聞見用
報師恩由是不願停住戒賢喜曰此
菩薩意也吾心望尒尒亦如是任為裝
束諸人不須苦留言訖還房經二日
東印度鳩摩羅王遣使奉書與戒賢
法師曰弟子願見支那國大德願師
發遣慰此欽思戒賢得書告衆曰鳩
摩羅王欲請玄奘但此人衆差擬往
戒日王所與小乘對論今若赴彼戒
日儻須如何可得不宜遣去乃謂使
曰支那僧意欲還國不及得赴王命
使到王更遣来請曰師縱欲歸暫過
弟子去亦非難必願垂顧勿復致違
戒賢既不遣往彼王大怒更發別使賚
書與戒賢法師曰弟子凡夫染習世
樂於佛法中未知迴向今聞外國僧
名身心歡喜似開道芽之分師復不

許其来此乃欲令衆生長淪永夜豈
是大德紹隆遺法汲引物哉不勝渴
仰謹遣重諮若也不来弟子則分是
悪人近者設賞迦王猶能壊法毀菩
提樹師即謂弟子无斯力耶必當整
理為軍雲萃於彼踏那爛陁寺使碎
如塵此言如日師好試看戒賢得書
謂法師曰彼王者善心素薄境内佛
法不甚流行自聞仁名似發深意仁
或是其宿世善友努力為去出家以
利物為本今正其時辟如伐樹但斷
其根枝條自殄到彼令王發心則百
姓從化若違不赴或有魔事勿憚小
勞法師辭與使俱去至彼王見甚喜
率群臣迎拜讃嘆延入宮日陳音樂
飲食花香盡諸供養請受齋戒如是
經月餘戒日王討恭御陁還聞法師
在鳩摩羅處驚曰我先頻請不来今
何因在彼發使語鳩摩羅王急送支
那僧来鳩摩羅王敬重法師愛戀无
已不能捨離語使曰我頭可得法師
未可即来使還報戒日王大怒謂侍
臣曰鳩摩羅王輕我也如何為一僧

發是虔語更遣使責曰汝言頭可得
者即宜付使將来鳩摩羅深懼言矣
即命嚴為軍二万乘舩三万艘共法
師同發泝渡殑伽河以赴王所至羯
朱嗢祇羅國遂即參及鳩摩羅王將
欲發引先令人於殑伽河北營行宮
是日渡河至宮安置法師訖自與諸
臣參戒日王於河南戒日見来甚喜
知其敬愛於法師亦不責其前語但
問支那僧何在報曰在某行宮王曰
何不来報曰大王欽賢愛道豈可遣
師就此參王王曰善且去某明日自
来鳩摩羅還謂法師曰王雖言明日
来恐今夜即至仍須候待若来師不
須動法師曰玄奘佛法理自如是至
夜一更許王果来有人報曰河中有數
千炬燭并步鼓聲王曰此戒日王来
即勑擎燭自與諸臣遠迎其戒日王
行時每將金鼓數百行一步一擊号
為節步鼓獨戒日王有此餘王不得
同也既至頂礼法師足散花瞻仰以
无量頌讃嘆訖謂法師曰弟子先時
請師何為不来報曰玄奘遠尋佛法

為聞瑜伽師地論當奉命時聽論未
了以是不遂參王王又問曰師從支
那來弟子聞彼國有秦王破陣樂歌
舞之曲未知秦王是何人復有何功
德致此稱揚法師報曰玄奘本土見
人懷聖賢之德能為百姓除凶剪暴
覆潤羣生者則謌而詠之上備宗廟
之樂下入閭里之謳秦王者即支那
國今之天子也未登皇極之前封為
秦王是時天地版蕩蒼生无主原野
積人之宍川谷流人之血妖星夜聚
沴氣朝凝三河苦封豕之貪四海困
長蛇之毒王以帝子之親應天策之
命奮戎振旅撲剪鯨鯢杖鉞麾戈
肅清海縣重安宇宙再耀三光六合
懷恩故有茲詠王曰如此之人乃天
所以遣為物主也又問法師曰弟子
且還明日迎師願不憚勞於是辭去
詰且使來法師共鳩摩羅同去至戒
日宮側王与門師二十餘人出迎入
坐備陳珍膳作樂散花供養訖王曰
聞師作制惡見論何在法師報在此
因取觀觀訖王甚悅謂其門師等曰

奉

弟子聞日光既出則螢燭奪明天雷
震音而鎚鑿絕響師等所守之宗他
皆破訖試可救看諸德无敢言者王
曰師等上座提婆犀那自云解冠羣
英學該衆哲首興異見常毀大乘及
聞客大德来即往吠舍釐礼觀聖迹
託以逃潛故知師等无能也王有妹
聰慧利根善正量部義坐於王後聞
法師序大乘宗塗奧曠小教局淺夫
然歡喜稱讃不能已王曰師論大好
弟子及此諸師普皆信伏但恐餘國
小乘外道尚守愚迷望於曲女城為
師作一會命五印度沙門婆羅門外
道等示大乘微妙之理絕其毀謗之心
顯師盛德之高摧其我慢之意是日發
勑告諸國及義解之徒集曲女城觀
支那國法師之論焉法師自冬初共
王逆河而進至臘月方到會場五印
度中有十八國王到諳知大小乘僧
三千餘人到婆羅門及尼乾外道二
千餘人到那爛陁寺千餘僧到是等
諸賢並博蘊文義富贍辯才思聽德
音皆来會所兼有侍從或象或輿或

幢幡各自圍繞峨峨岌岌若雲興
霧涌光塞數十里間雖六齊之舉袂
成帷三吳之揮汗為雨未足方其盛
也王先勑會所營二草殿擬安像及
徒衆比到並成其殿峻廣各堪坐千
餘人王行宮在會場西五里日於宮
中鑄金像一軀裝一大象上施寶帳
安佛在其中戒日王作帝釋形手執
白拂侍右拘摩羅王作梵王形執寶
蓋侍左皆著天冠花鬘垂瓔珮玉又
裝二大象載寶花逐佛後隨行隨散
令法師及門師等各乘大象次列王
後又以三百大象使諸國王大臣大
德等乘象魚麗於道側稱讚而行從
旦裝束自行宮引向會所至院門各
令下乘捧佛入殿置於寶座王共法
師等以次供養然後命十八國王入
諸國僧名稱宣高文義贍博者使千
餘人入婆羅門外道有名行者五百
餘人入諸國大臣等二百餘人入自
外道俗各令於院門外部伍安置王
遣內外並設食食訖施佛金槃一金
椀七金澡灌一金錫杖一枚金錢三

千上氎衣三千法師及諸僧等施各
有差施訖別施寳牀請法師坐為論
主稱揚大乘序作論意仍遣郍爛陁
寺沙門明賢法師讀示大衆別令冩
一本懸於會場門外示一切人若其
間有一字无理能難破者請斷首相
謝如是至晚无一人致言戒日王歡
喜罷會還宮諸王及僧各歸所次法師
共鳩摩羅王亦還自宮明旦復来迎
像送引聚集如初經五日小乘外道
見毀其宗結恨欲為謀害王知宣令
曰邪黨亂真其来自久埋隱正教誤
惑群生不有上賢何以鑒偽支郍法
師者神宇冲曠解行淵深為伏群邪
来遊此國顯揚大法汲引愚迷妖妄
之徒不知慚悔謀為不軌翻起害心
此而可容孰不可恕衆有一人傷觸
法師者斬其首毀罵者截其舌其欲
申辞救義不拘此限自是邪徒戢翼
竟十八日无一人發論將散之夕法
師更稱揚大乘讚佛功德令无量人
返邪入正弃小歸大戒日王益增崇
重施法師金錢一万銀錢三万上氎

奋

衣一百領十八國王亦各施珎寶法
師一皆不受王命侍臣莊嚴大象施
幢請法師乗令貴臣陪衛巡衆告唱
表立義无屈西國法凡論得勝如此
法師讓而不行王曰古来法尓事不可
違乃將法師袈裟遍唱曰支那國法
師立大乗義破諸異見自十八日来
无敢論者普宜知之諸衆歡喜為法
師竟立美名大乗衆号曰摩訶耶那
提婆此云大乗天小乗衆号曰木叉
提婆此云解脫天燒香散花礼敬而
去自是德音弥遠矣王行宫西有一
伽藍王所供養中有佛牙長可寸半
其色黄白每放光明昔迦濕弥羅國
訖利多種滅壞佛法僧徒解散有一
苾芻遠遊印度其後覩貨羅國雪山
下王忿諸賊種毀滅佛法乃詐為商
旅率三千勇士多賫珎寶爲言獻奉
其王素貪聞之甚喜遣使迎接但雪
山王稟質雄猛威肅如神既至其座
去帽而叱之訖利多王覩便驚懾顛
仆於地雪山王接其首而斬之謂其
羣臣曰我雪山下王念尓諸奴毀壞

佛法故来罰汝然則過在一人非閔
汝輩各宜自安唯扇惑其王首為悪
者逐之他國餘无所問既殲醜類建
立伽藍召集僧徒奉施而返前授印
度苾蒭聞國平定杖錫旋歸路逢群
象鳴吼而来苾蒭見已昇樹蔵避象
乃吸水灌樹以牙排掘須臾樹倒象
以鼻卷苾蒭置背上負載而去至一
大林中有病象患瘡而卧象引苾蒭
手觸其苦處見瘡有竹刺為拔刺引
去膿血裂衣為裹象得漸安明日諸
象竟求菓味奉施苾蒭苾蒭食已有
一象將金函授於病者病象得已授
与苾蒭苾蒭受已諸象載送出林到
舊處置於地跪拜而去苾蒭開函乃
佛牙也將歸供養近戒日王聞迦濕
弥羅有佛牙親至界首請看礼拜諸
衆悋惜不聽將出乃别蔵之但其王
懼戒日王之威處處掘覔得已將呈
戒日見之深生敬重恃其强力遂奪
歸供養即此牙也散會後王以所鑄
金像衣錢等付囑伽藍令僧守護法
師先以辭那爛陁諸德及取經像訖

羅論竟至十九日辭王欲還王曰弟
子嗣承宗廟為天下主三十餘年常
慮福德不增廣法因不相續以故積
集財寶於鉢羅耶伽國兩河間立大
會場五年一請五印度沙門婆羅門
及貧窮孤獨為七十五日无遮大施
已成五會今欲作第六會師何不蹔
看隨喜法師報曰菩薩為行福慧雙
修智人得果不忘其本王尚不悋珎
財玄奘豈可辭少停住請隨王去王甚
喜至二十一日發引向鉢羅耶伽國
就大施場殑伽河在北閻牟那河在
南俱從西北東流至此國而會其二
河合處西有大墠周圍十四五里平
坦如鏡自昔諸王皆就其地行施因
号施場焉相傳云若於此地施一錢
勝餘處施百千錢由是古来共重王
勑於墠上建施場竪蘆為籬面各千
步中作草堂數十間安貯衆寶皆金
銀真珠紅頗梨寶帝青珠大青珠等
其傍又作長舍數百間貯憍奢耶衣
斑氎衣金銀錢等籬外別作造食處
於寶庫前更造長屋百餘行似此京

奉

邑肆行一一長屋可坐千餘人先是
王勅告五印度沙門外道尼乾貧窮
孤獨集施場受施亦有因法師曲女
城會不歸便往施所者十八國王亦
便逐王行比至會場道俗到者五十
餘萬人戒日王營殑伽河北岸南印度
王杜魯婆跋吒營合河西鳩摩羅王
營閻牟那河南花林側諸受施人營
跋吒王西辰旦其戒日王與鳩摩羅
王乘船軍跋吒王從象軍各整儀衛
集會場所十八國諸王以次陪列初
一日於施場草殿內安佛像布施上
寶上衣及美饌作樂散花至日晚歸
營第二日安日天像施寶及衣半於
初日第三日安自在天像施如日天
第四日施僧僧万餘人百行俱坐人
施金錢百文珠一枚㲲衣一具及飲
食香花供養訖而出第五番施婆羅
門二十餘日方遍第六番施外道十
日方遍第七番遍施遠方求者十日
方遍第八番施諸貧窮孤獨者一月
方遍至是五年所積府庫俱盡唯留
象馬兵器擬征暴乱守護宗廟自餘

寶貨及在身衣服瓔珞耳璫髀釧寶
鬘頸珠髻中明珠惣施无復孑遺一
切盡已從其妹索麁弊衣著礼十方
佛踊躍歡喜合掌言曰某比来積集
財寶常懼不入堅牢之藏今得貯福
田中可謂入藏矣願某生生常具財
法等施衆生成十自在滿二莊嚴會
訖諸王各持諸寶錢物於諸衆邊贖
王所施瓔珞髻珠御服等還將獻王
經數日王衣服及上寶等服用如故
法師辭欲歸王曰弟子方欲共法師
闡揚遺法何遽即歸如是留連復十
餘日鳩摩羅王慇懃亦如是謂法師
曰師能住弟子處受供養者當為師
造一百寺法師見諸王意不解乃告
以苦言曰支那國去此遐遠晚聞佛
法雖霑梗槩不能委具為此故来訪
殊異耳今果願者皆由本土諸賢思
渴誠深之所致也以是不敢須臾而
忘經言障人法者當代代无眼若留
玄奘則令彼无量行人失知法之利
无眼之報寧不懼哉王曰弟子慕重
師德願常瞻奉既損多人之益實懼

壽

於懷任師去住雖然不知師欲從何
道而歸師取南海去者當發使相送
法師報曰玄奘從支那来至國西界
有國名高昌其王明哲樂法見玄奘
来此訪道深生隨喜資給豐厚願法
師還日相過情不能違今者還須北
路而去王曰師須幾許資粮法師報
无所須王曰何得尔於是命施金錢
等物鳩摩羅王亦施衆珍法師並皆
不納唯受鳩摩羅王曷刺釐帔(即隱毛下
細者所作)擬在塗防雨於是告別王及諸衆相
餞數十里而歸將分之際嗚噎各不
能已法師以經像等附北印度王烏
地多軍鞍乘漸進後戒日王更附烏地
王大象一頭金錢三千銀錢一万供
法師行費別三日王更與鳩摩羅王
跋吒王等各將輕騎數百復来送別
其慇懃如是仍遣達官四人名摩訶
怛羅(類此散官也)王以素氎作書紅泥封
印使達官奉書送法師所經諸國令
發乘遞送終至漢境自發鉢羅耶伽
國西南大林野中行七日到憍賞弥
國城南勑師羅長者施佛園處礼聖

迹訖復爲烏地多王西北行一月餘
日歷數國重礼天梯聖迹復西北行
三踰繕那至毗羅𨚗拏國都城停兩
月日逢師子光師子月同學二人講
俱舍攝論唯識論等皆来迎接甚歡
法師至又開瑜伽決擇及對法論等
兩月訖辝歸復西北行一月餘日經
數國至闍蘭達國即北印度王都復
停一月烏地王遣人引送西行二十餘
日至僧訶補羅國時有百餘僧皆北人
賷經像等依法師而還如此復二十
餘日山㵎中行其處多賊法師恐相
劫掠常遣一僧預前行若逢賊時教
說遠来求法今所賷持並經像舍利
願檀越擁護无起異心法師率徒侶
後進時亦屢逢然卒无害如是二十
餘日行至呾叉尸羅國重礼月光王
捨千頭處國東北五十踰繕那即迦
濕弥羅國其王遣使迎請法師為萬
行輜重不果去停七日又西北行三
日至信度大河河廣五六里經像及
同侶人並坐船而進法師乘象涉渡
時遣一人在船看守經及印度諸異

春

花種將至中流忽然風波亂起搖動
船舫數將覆沒守經者惶懼隨水衆
人共救得出遂失五十夾經本及花
果種等自餘僅得保全時迦畢試王先
在烏鐸迦漢荼城聞法師至躬到河側
奉迎問曰承師河中失經師不將印
度花果種來答曰將來王曰鼓浪傾
船事由於此自昔以來欲將花種渡
者並然因共法師還城寄一寺停五
十餘日為失經本更遣人往烏長(去聲)
那國抄寫迦葉臂耶部三藏迦濕彌
王聞法師漸近亦忘遠躬來參拜累
日方歸法師與迦畢試王相隨西北
行一月餘日至藍波國境王遣太子
先去勅都人及衆僧裝辦幢幡出城
迎候王與法師漸發比至道俗數千
人幢幡甚盛衆見法師歡喜禮拜訖
前後圍繞讚詠而進至都停一大乘寺
時王亦為七十五日無遮大施自此
復正南行十五日往伐剌拏國禮聖迹
又西北往阿薄健國又西北往漕矩
吒國又北行五百餘里至佛栗氏薩
儻那國從此東出至迦畢試境王又

為七日大施施訖法師辭發東北行
一踰膳那又至瞿盧薩謗城與王別
北行王遣一大臣將百餘人送法師
度雪山負芻草粮食資給行七日至
大山頂其山疊嶂危峯參差多狀或
平或聳勢非一儀登陟艱辛難為備
叙自是不得乘馬策杖而前復經七
日至一高嶺嶺下有村可百餘家養
羊畜羊大如驢其日宿於此村至夜半
發仍令村人乘山駝引路其地多雪
澗凌溪若不憑鄉人引導交恐淪墜
至明晝日方渡陵嶮時唯七僧并雇
人等有二十餘為一頭騾十頭馬四
疋明日到嶺底尋盤道復登一嶺望
之如雪及至皆白石也此嶺最高雖
雲結雪飛莫至其表是日將昏方到
山頂而寒風凄凜徒侶之中无能正
立者又山无卉木唯積石攢峯岌岌
然如林筍矣其處既山高風急鳥將
度者皆不得飛自嶺南嶺北各行數
百步外方得舒其六翮矣尋贍部洲
中嶺岳之高亦无過此者法師從西
北下數里有少平地施帳宿旦而進

藏法師傳卷第五 第十八張 通

經五六日下山至安怛羅縛婆國即
覩貨羅之故地伽藍三所僧徒數十
習大衆部法有一窣堵波无憂王建
也法師停五日西北下山行四百餘
里至闊悉多國亦覩貨羅之故地從
此西北復山行三百餘里至活國居
縛芻河側即覩貨羅東界都城在河
南岸因見葉護可汗孫王覩貨羅自
稱葉護至衙停一月葉護遣衛送共
商侶東行二日至瞢健國其傍又有
阿利尼國曷邏胡國訖栗瑟摩國鉢
利曷國皆覩貨羅故地也自瞢健復
東行入山三百餘里至呬摩怛羅國
亦覩貨羅故地風俗大同突厥而尤
異者婦人首冠木角高三尺餘前有
兩岐表夫父母上岐表父下岐表母
隨先喪亡除去一岐若舅姑俱歿則
舉冠全弃自此復東行二百餘里至
鉢創那國亦覩貨羅故地也為寒雪
停月餘日從此又東南山行二百餘
里至淫薄健國又東南履危躡嶮行
三百餘里至屈(居勿反)浪拏國從此又
東北山行五百餘里至達摩悉鐵帝

國(亦名護蜜也)國在兩山間臨縛芻河出善
馬形小而健俗无禮義性暴形陋眼
多碧綠異於諸國伽藍十餘所昏馱
多城國之都也中有伽藍此國先王
所立伽藍中石佛像上有金銅圓蓋
雜寶裝瑩自然住空當於佛頂人有
礼旋蓋亦随轉人停蓋止莫測其靈
(手立因緣廣如別傳)從此國大山北至尸弃尼國
又越達摩悉鐵帝國至商弥國從此
復東山行七百餘里至波謎羅川川
東西千餘里南北百餘里在兩雪山
間又當葱嶺之中風雪飄飛春夏不
止以其寒烈卉木稀少稼穡不滋境
域蕭條無復人跡川中有大龍池東
西三百里南北五十餘里處贍部洲
中地勢高隆瞻之渀漭目所不能極
水族之類千品万種喧聲交聒若
百工之肆焉復有諸鳥形高丈餘鳥
卵如甕舊稱條支巨鷇或當此也池
西分出一河西至達摩悉鐵帝國東
界與縛芻河合而西流赴海以右諸
水亦皆同會池東分一大河東至佉
沙國西界與徙多河合而東流赴海

春

以左諸水亦並同會川南山外有鉢
露羅國多金銀金色如火又此池南北
与阿耨池相當從此川東出登危履
雪行五百餘里至朅槃陀國城依峻
嶺北背從多河其河東入鹽澤潛流
地下出積石山為此國河源也又其
王聡慧建國相承多歷年所自云本
是脂那提婆瞿怛羅(唐言漢日天種)王故宮有
故尊者童壽論師伽藍尊者怛又始
羅國人也神晤英秀日誦三万二千
言兼書亦尒遊戲衆法雅閑著述凡
製論數十部並盛宣行即經部本師
也是時東有馬鳴南有提婆西有龍
猛北有童壽號為四日能照有情之
惑童壽聲譽既高故先王躬伐其國
迎而供養城東南三百餘里至大石
壁有二石室各一羅漢於中入滅盡
定端居不動視若羸人而竟无傾朽
已經七百餘歲矣法師在其國停二
十餘日復東北行五日逢羣賊商侶
驚怖登山象被逐溺水死賊過後与
商人漸進東下冒寒履險行八百餘
里出蔥嶺至烏鎩國城西二百里有

大山峯崿甚峻上有窣堵波聞之舊
說曰數百年前因雷震山崩中有苾
蒭身量枯偉冥目而坐鬚髮鬖鬖垂
覆肩面有樵者見而白王王躬觀礼
士庶傳聞遠近同集咸申供養積花
成積王曰此何人也有苾蒭對曰此
出家羅漢入滅盡定者歲月滋淹故
鬚長耳王曰若何警寤令其起也對
曰段食之身出定便壞宜先以酥乳
灌灑使潤霑腠理肰後擊揵椎感
而悟之或可起也王曰善哉遂依僧
語灌乳擊揵椎羅漢舉目而視曰尒輩
何人形被法服對曰我輩苾蒭也彼
曰我師迦葉波如来今何所在對曰
久入涅槃聞之慨肰重曰釋迦文佛
成无上等覺未荅曰已成利物斯周
亦從寂滅聞已俛首良久以手舉鬚
起昇虛空作大神變化火焚身遺骸
墮地王以大衆收骨起窣堵波即此
塔也從此北行五百餘里至佉沙國
舊曰疏勒乃稱其城號也正音宜云室利訖栗利多底也疏勒之言尚訛也
東南行五百餘里渡徙多河踰大嶺
至斫句迦國 舊曰沮渠 國南有大山山多

三藏法師傳卷第五　第三張　通

壽

龕室印度證果人多運神通就之棲
止因入寂滅者衆矣今猶有三羅漢
住巖穴入滅心定鬚髮漸長諸僧時往
為剃又此國多大乘經典十万頌為
部者凡有數十從此東行八百餘里
至瞿薩旦那國唐曰地乳即其俗之雅言也俗謂瀁那國匈奴謂之于遁
諸胡謂之豁旦印度謂之屈丹舊曰于闐訛也沙磧太半宜穀豐
菓出氍毹細氈工績絶細又土多
白玉璧玉氣序和調俗知禮義尚學
好音韻風儀詳整異諸胡俗文字遠遵
印度微有改耳重佛法伽藍百所僧五
千餘人多學大乘其王雄智勇武尊
愛有德自云毗沙門天之胤也王之
先祖即无憂王之太子在怛叉始羅
國後被譴出雪山北養牧逐水草至
此建都久而无子因禱毗沙門天廟
廟神額上剖出一男復於廟前地生
奇味甘香如乳取而養子遂至成長
王崩後嗣立威德遐被力并諸國今
王即其後也先祖本因地乳資成故
于闐正音稱地乳國焉法師入其境
至勃伽夷城城中有坐佛像高七尺
餘首戴寶冠威顏圓滿聞諸舊說像

本在迦濕弥羅國請来到此昔有羅
漢有一沙弥身嬰疾臨將捨壽索
酢米餅師以天眼觀見瞿薩旦那有
潛運神足乞而与之沙弥食已歡喜
樂生其國願力无違命終即生王家
嗣立之後才略驍雄志思吞攝乃踰
雪山伐其舊國時迦濕弥王亦簡將
練兵欲事攘拒羅漢曰不勞舉刃我
自遣之即往瞿薩旦那王所為說貪
生貪暴之失及示先身沙弥衣服王
見已得宿命智深生愧恧与迦濕弥
王結好而罷仍迎先所供像隨軍還
國像至此城住而不進王与衆軍盡
力移轉卒不能動即於像上營搆精
廬招延僧侶捨所愛冠莊嚴佛頂其
冠見在極多貴寶觀者歎焉法師停
七日于闐王聞法師到其境躬来迎
謁後日發引王先還都留兒侍奉行
二日王又遣達官来迎離城四十里
宿明日王与道俗將音樂香花接於
路左既至延入城安置於小乘薩婆
多寺王城南十餘里有大伽藍此國
先王為毗盧折那（唐言遍照）阿羅漢造也

春

昔此國法教未霑而羅漢自迦濕弥
羅至此宴坐林中時有見者佐其形
服以狀白王王聞親往覲其容止問
曰尔何人獨栖林野曰我如来弟子
法尔閑居王曰稱如来者復何義也
荅曰如来者即佛陁之徳号昔淨飯
王太子一切義成愍諸衆生流没苦
海无救无歸乃弃七寶千子之資四
洲輪王之位閑林進道六年果成獲
金色之身證无師之法灑甘露於鹿
苑耀摩尼於鷲峯八十年中示教利
喜化緣既盡息應歸真遺像遺典傳
通猶在王以宿福位為人主當法輪
之付囑作有識之依歸冥而不聞是
何理也王曰某罪累淹積不聞佛名
今蒙聖人降徳猶是餘福旣有遺像
遺典請奉修行羅漢報曰必願樂者
當先建立伽藍則靈像自至王於是旋
駕爲群臣詳擇勝地命選匠人問羅
漢造立之式因而建焉寺成王重請
曰伽藍已就佛像何在報曰王但至
誠像至非遠王共大臣及士庶等各
燒香捧花一心而立須臾閒有佛像

自空而来降於寶座光暉晃朗容顏
肅然王見歡喜稱慶无極并請羅漢
為衆說法因為國人廣興供養故此
伽藍即寂初之立也法師前為渡河
失經到此更使人往屈支疏勒訪本
及為于闐王留連未獲即還因修表
使高昌小兒逐商伴入朝陳已昔往
婆羅門國求法今得還歸到于闐其
表曰沙門玄奘言奘聞馬融該贍鄭
玄就扶風之師伏生明敏晁錯躬濟
南之學是知儒林近術古人猶且遠
求況諸佛利物之玄蹤三藏解經之
妙說敢憚塗遙而无尋慕者也玄奘
往以佛興西域遺教東傳然則勝典
雖来而圓宗尚闕常思訪學无顧身
命遂以貞觀三年四月冒越憲章私
往天竺踐流沙之漫漫陟雪嶺之巍
巍鐵門巉嶮之塗熱海波濤之路始
自長安神邑終于王舍新城中間所
經五万餘里雖風俗千別艱危万重
而憑恃天威所至无鯁仍蒙厚禮身
不辛苦心願獲從遂得觀耆闍崛山
礼菩提之樹見不見迹聞未聞經窮

宇宙之靈奇盡陰陽之化育宣
皇風之德澤發殊俗之欽思歷覽周
遊一十七載今已從鉢羅耶伽國經
迦畢試境越葱嶺渡波謎羅川歸還
達於于闐為所將大象溺死經本衆
多未得奪乘以是少停不獲奔馳早
謁　軒陛无任延仰之至謹遣高昌俗
人馬玄智隨商侶奉表先聞是後為
于闐諸僧講瑜伽對法俱舍攝大乘
論一日一夜四論遞宣王与道俗歸
依聽受日有千數時聞經七八月使
還蒙恩　勑降使迎勞曰聞師訪
道殊域今得歸還歡喜无量可即
速来与朕相見其國僧解梵語及經
義者亦任將来朕已　勑于闐等道
使諸國送師人力鞍乘應不少乏令
燉煌官司於流沙迎接鄯鄯於沮沫迎
接法師奉　勑已即進發于闐王資
餞甚厚自發都三百餘里東至媲摩
城城有雕檀立佛像高二丈餘質狀
端嚴甚多靈應人有疥疾隨其苦處
以金薄帖像病即瘳愈凡有願求多
蒙果遂相傳云昔佛在世憍賞彌國

鄔陁衍那王所作佛滅度後自彼飛
來至此國北曷勞落迦城後復自移
到此（因緣如別傳）又相傳有記云釋迦法滅
像入龍宮從媲摩城東入沙磧行二
百餘里至泥壤城又從此東入大流
沙風動沙流地无水草多熱毒魑魅
之患无逕路行人往返望人畜遺骸
以為幖幟硗确難涉委如前序又行
四百餘里至覩貨邏故國又行六百
餘里至折摩馱那故國即沮沫地又
東北行千餘里至納縛波故國即樓
蘭地展轉達於自境得鞍乘已放于
闐使人及馱馬還有勅酬其勞皆不
受而去既至沙州又附表時　帝在
洛陽宮表進知法師漸近　勅西京
畱守左僕射梁國公房玄齡使有司
迎待法師承上欲問罪遼濱恐稽緩
不及乃倍途而進奄至漕上官司不
知迎接威儀莫暇陳設而聞者自然
奔湊觀礼盈衢更相登踐欲進不得
因宿於漕上矣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五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東[illegible]番